#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九至一百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李維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九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列御寇第一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内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𩐋其所患夫漿

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户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頥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曁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

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揺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
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
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郭註漿謂賣漿之家先饋言其敬也内不解則外矜
飾舉動盤辟而成光儀外鎮人心内實不足以服物
若鎮物由乎内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以美形動
物則所患亂生矣夫漿人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苟

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爲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呂註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藏身也不厭深眇内誠不觧則未能忘心誠發於形而成光可諜而知非藏身之道也食於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外鎮人

心使之輕乎貴老而重已則蹩其患而自貽也蹩同齋唯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乃能使人無保也出異則藏用不容感豫則搖而本性養心存神之大患故以莫告而小言者爲毒而莫覺莫悟者不可謂之相孰也孰言其薰蒸而至於成爲學者日益故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爲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故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疑獨註內未能解脫故見外而成光諜有察察之意

不能内隱其德故有外鎮之迹則人皆逐外而輕乎貴老蹩者物碎而雜亂之貌謂德性未遣懸解而察之心形於外患由之而雜生矣夫漿人利薄權輕猶兢趨我況萬乘之主身勞知盡求賢為助必將責我以功所以驚也善哉觀乎言非徒見彼而能反觀也禮見尊者脫屨而升堂戶外屨滿言歸之者衆果爲人所保也發藥謂善言教人如藥治病夫列子能盡性也而未至於命未能遺形滅迹故爲人所保非

列子使之保而不能使人無保也經云使天下兼忘我難是矣物我兩忘者物感則應焉用豫出異人之迹而使之來感耶必且有感則搖動汝之本性外物得以入之與汝遊者又莫汝告而以諂佞入汝乃人毒也不能覺汝之迷曷爲相孰孰猶知也相知則熟也巧知之人不免憂勞非巧非知則無能而飽食遨遊泛若不繫之舟也

碧虛註内誠不解心未虛形諜成光事威儀也以外

鎮人心使人畏其光彩輕乎貴老而尊我恐其患亂生也貫利不多而遇我若此況萬乘之主乎主尚賢則其責任不輕是以驚也户外屨滿人果保附垂訓若口猶醫之發藥有迹故人保附無心則人莫知列子能不失德矣未能支離其德也感物悦豫有心出異搖汝本性理何可堪從遊之人皆出汝下患告莫聞唯事巧毒誰何明曉以相規戒哉且人來保汝不求無爲而必學巧知唯聖人知其然也故虚懐無繫

委任群材無勞無憂飽食遨遊而已

鬳齋云誠積於中而未化形容動成光儀所以人敬之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即此意貴老者人所當敬令人反輕彼而敬我鳌猶聚言其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賣漿之家敬我若此況為君者乎君方身勞知竭必將求我為用使效其成功此乃鳌其所患人將歸向保汝為師矣此保字便有不足之意看眥人之見又高一著古人坐席必脫屨

而入急於迎胥人不及穿屨提之而走也不能使人無保汝即是使人忘我難而焉用之言汝何以致此人感動悅豫若此汝必不能自晦乖異出見乎外且搖動汝之本性尤無益也汝朋友又無相規正者則終身無所覺悟請復問汝爲如何巧者必自勞知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則飽食嬉遊而已

此段文歸結在一虛字上真奇筆也

此章見全列子止於游相孰也其間有三兩字不

同南華添巧者以下數句總結前義愈覺精彩如
光衍之將子儀軍也按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
識者則此五漿先饋當在居鄭之前然見饋漿而
驚其察人檢已亦微矣户外屨滿則是不能韜晦
人爭趨而保附之汝焉用此感悦之道出異以動
人耶凡有以感人者必先搖其本性彼方從而化
之又何說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况於人乎汝
之朋友又莫汝告徒以巧佞入人而汝莫覺悟何

相薫蒸習熟若此古文熟與孰同宰任巧知以勞以憂無背安於無能者此無能猶云無爲也無爲故無求飽食以遨遊汎若舟之不繫亦虛而已矣

碧虛照列子本文作無多餘之羸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

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形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郭註翟緩弟名緩怨父助弟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能爲儒又化弟令墨弟受已化而不能視已爲良師遂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爲秋柏之實夫造物已下

莊子辭也積習之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爲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已有積學之功而不知其自然也夫有其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穿井所以導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覯緩之謬以爲學父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爲乎其間也夫仍自然之能以

爲已功逃天者也故刑戮及聖之人無安無不安順

百姓之心所安相與異所以爲衆人也

吕註緩自爲儒而使弟爲墨以至相與辨其父助翟

而儒自殺皆其人而已若緩之所以爲儒翟之所以

爲墨則其人之天也論其人則父子兄弟不一其身

儒墨不同其業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所夢

者乃緩之天緩之天即其弟之天而緩不自緩矣言

彼之爲墨天實使之良者受之於性非學所能亦天

而已謂其弟爲而子自謂已之天爲良則忘其父子兄弟之辭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與綏之爲柏實乃其所以報皆天使之也而人不知所以使已助人者未嘗異也乃以已爲有以異於人至於賤其親如綏之所爲可不悲哉此與齊人以井爲已有而至於相捽者無異世之不知其天而賤彼貴我者皆綏也原其所以失性如彼者以其有知而已有德者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況有道者乎有知則適天適天倍情則

不免於復是以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
衆人安其所不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疑獨註呻吟誦詠之聲裘氏地名儒者之成名必至
於通天地人而後已吟詠三年而得之者特其粗耳
當時通儒已不可得如緩者鄭國用之河潤喻澤及
之遠三族父母妻也緩之為儒弟之為墨蓋因其性
分以充之而各以其術辯爭是非父助翟而緩自殺
又託夢於父謂教汝子為墨者予也翟不順乎已而

父又助之予所以恐死其真性已化爲楸柏之實矣良如良心良能之良知能與心皆出於真性謂之良秋柏堅固後凋言爲儒之性不可變人各有一天學者所以充其可欲也造物之所與人不能强無之造物所不與人不能强有之此緩翟儒墨之分雖父之尊嚴兄之愛友不可得而移蓋彼有一天使之如彼也夫人之以其所見有異於人而賤其親皆由學術之偏此雖人也亦有天存焉齊人之井飲者相捽汲

水而不知其源猶當時爲儒者執其末以爭是非學不至於命則無由知其本有德者猶能以不知爲知而不自矜況爲道者乎天刑謂命之自然而不可逃緩乃欲適之莊子所以不取所安者仁不安者不仁皆人道也若天道則無安無不安乘理應時而已矣碧虛註緩以積憤而自殺父以安念而成夢塚上楸柏成實言其堅貞不化鍾此歲寒之質以爲信也夫離曠之性本聰明故造物報之以聰明彼性本有者

報之於彼形非緩自能為儒又能教弟為墨也學者爭教而相辯無異井飲而相捽皆勝心所使唯有德者則不欲人知又況為道者乎遁天之刑謂棄滅天理而自就刑戮也聖人安其鶴脛之長而不續鳧脛之短衆人反此故天理人事悖矣

鬳齋云河潤九里澤及之廣以其餘資使弟從墨學學不同而論異父愛翟而助之緩怨父而自殺遂見夢於父曰資給汝子為墨者我之餘澤也今爭而致

殺何不視我冢上秋柏已成實矣言其死之久良字當音浪家也莊子從而斷之曰緩謂已能使弟爲墨而不知造物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彼學墨而墨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而成也彼故使彼上彼指造物下彼指其弟夫人謂緩也齊人之井飲相捽私有其水所見與緩同夫有德者以造物爲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遁謂棄其天理刑謂得罪於造物也

人各有正性得之於天而不可移緩之為儒翟之為墨皆天性本有假學以成之耳儒師堯舜墨師大禹皆學於聖人儒主中庸墨則流於兼愛過猶不及故聖門不取焉當時儒墨並行皆足以致貴顯緩乃自謂已能為儒又能使弟為墨以此自多二教指趣不同遂相與辯其父不能槩之以理而偏助翟為緩者當順處而徐悟之天性無不復之理何遽至怨父而自殺其所損亦多矣餘憤未消

猶見夢於父謂何不試視已冢上其精靈已化為楸柏之實實猶質也言其堅貞不變真性猶存莊子於是斷之曰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猶復天言性也緩之化為異物不復其形矣而能見夢以自陳其性未嘗滅也彼故使彼結上文言人形非久性必有歸一念所存不可泯也緩以怨父而死性猶不滅而化為堅貞之木然則養生得理盡年遺累順化而復初者其真性所

歸當如何哉鄭人之為楸柏語之似怪接夸父之生鄧林則亦或有之蓋有情無情生化何極舉不離乎形器之變幻以處其中而不自知所以與之俱化若知有所謂無形而不變者則不受物化而能化物矣夫人至皆緩也所以責世儒之陋所見若是何望其通三才而理萬物有德者以不知言緩所以失道為有知而分別耳渾然不知所以全其天地道天之刑訓觧不一詳下文所安所不安

即其證或析為別章遂至經意不貫言緩遁逃自然之理而背棄父子兄弟之天是不安其所安怨憤而自之於刑戮是安其所不安也南華以遁天之刑一語結緩之公案所以為後世不安天理而狠愎自我者之戒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九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

宋 褚伯秀 撰

## 雜篇列御寇第二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

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郭註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應其至分而已事在於適無貴遠功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

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者末之亡也苞苴以遺筐櫝以問小知所徇也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導物經虚涉遠志大神敝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矣至人泊然無為任其天行為知則所得者細必任性大寧而後至也

呂註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為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黄帝終不近也龍之為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絶棄之謂單千金之家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

則亦無所事於絶棄矣此之天之全者也兵莫憯乎志鏌鋣為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必歸之天而已是以必不必則不為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衆人反此故多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恃之而亡者矣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間則是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虚非其任也此所以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始則不能太一形虚矣唯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

鄉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
導物太一形虛者也夫心之為物莫知其向亦大矣
而其知不離乎苞苴竿牘之間此其知在毫毛而不
知大寧為可悲也

疑獨註聖人非有意於言不得已而應物孔孟之心
一而言不同者以此莊子在可以不言之時而已言
為悅意之所歸亦無異於孔孟其相去一間者在言
與不言之間耳故曰知道易勿言難道勝於物乃能

不言此以言與不言分天人其實未嘗相離也世俗人為之欲熾故用以矯之屠龍者士之妙技然而無所施用言莊子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務無益之功故術不可不謹也順命者必有義聖人於義有可必之勢而處之以順葢有命也故無兵衆人於義無可必之勢又不知命而行之以必故多兵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以必不必也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以不必必之也兵非在外喜

怒交戰於胸中者是也然喜怒亦人所不能免順而行之有求可得恃而用之則亡不可不節也苞苴香草以行祀禮竿牘書簡以通誠意皆世俗小夫所為徒敝精神於蹇淺非兼濟導物求合於太一形虛之道也如此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太一數之始太初氣之始於形虛言太一於形累言太初虛不可無數累嫌於不虛故也無始未有始之先無何有太虛也水於藏為腎主精衆人役精神於事物坐馳

於嗜欲之境至人藏精神於無始甘冥於無何有之鄉衆人之水流乎有形故易竭至人之水流乎無形故無窮發泄乎太清無所不之也而小夫不知大寧之道亦可悲夫

碧虛註心有是非而黙然天也心有惻隱而形言人也天而不人則常存內照孰欺哉志汗漫者所學虛大技崛奇者其益支離龍者變化之物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不可的視又惡可得而屠設為此大言耳至

於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則深有旨云外物不可必故至人儻然任之以免恚忤若强欲必之則有抉眼藏血之禍可不謹歟庚桑子曰懷恚未發兵也豈止鏌鎯之憯而已敝精神乎蹇淺小有所志大有所亡也迷惑宇宙不知太初者所謂目察秋毫而不覩泰華耳調絲竹而不聞雷霆也歸精神乎無始則匿其聰明甘冥於無何有則抱其虛曠故能行之乎寥廓施用於寂寞今汝乃緣標末而喪大本是可悲也

鬳齋云勿言難謂難於忘言知道而忘言則離人絕迹與天為徒矣竭家資以學屠龍學成而無所用莊子自喻其道大而未有所施也聖人以必不必即知其所不知衆人以不可必之事為可必故多爭競用兵爭之大者若順其爭心則行於世者皆有求敵之意以爭自恃亡身而已饋遺書問皆蹇淺之事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求合乎所謂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不迷惑乎宇宙為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

自然之理至人則歸精神於無物之始而安處無爲之地甘冥善睡以喻安處水流人見其有形不知實出於無形及其發泄而去又歸於太清之虛無世人不知事物之終始亦猶水然知在毫毛所見者小大寧即無爲自然之理無所不包也
知道而言知之事也知道忘言聖之事也聖則天矣知者言道猶足以弘教誨人未爲深失也世有淺學謏聞而矜衒自足者口雖不言而形色已言

又何足以知古人契合天理之妙哉屠龍諸解多
貶題與經意不侔唯呂氏得其旨碧虛以無益名
章亦失之今據易名忘妙章併述管見云人從學
求道猶入海求龍然而見龍者少見而能屠者又
幾何人蓋以喻學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為尤難也
始於求龍而得見則知吾身有無窮之變化終於
得龍而能屠則名吾道有不形之至神龍非尸居
莫見當求諸恍惚窅冥之間屠非刀刃所加故超

乎砉嚮肯綮之外窮神極妙豈桑林之舞所能形容哉單千金之家即是空諸所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其巧則一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龍為何物屠有何人也禪宗有云龍牙山中龍一見便心息即此初段工夫竊詳屠龍四句文絶奇而語甚簡義與庖丁大章並驅彼章末則猶存用此則體冥而用亦忘所以為至聖人以必不必有者亦無之衆人以不必必無者强欲有之也兵謂嗜欲

交戰於中者其有無亦在人而已凡順於兵者欲行有求之志不悟恃之而至於亡小知從事遺問以敝精神是亦自兵也何望乎志存兼濟以導天下之物理窮太一以形天下之虛太一數之始萬物自此離無入有以形相禪生生化化而不息者也衆人迷惑乎宇宙蓋以今之形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至人則歸精神於無始即太初無何有之鄉是已水爲五行之首可見而不可執有形而又

無形故形降則潤澤乎萬物氣騰則發泄乎太清
隨陰陽而運成造化之功者有在於是世人則役
知於細微而不知有大寧之道同天運而不息大
寧即真性之未動此心之未萌物感而應即天一
之生水發泄乎太清之謂也
宋人曹商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
百乘及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
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

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呂註凡賤其身以干澤者皆舐痔之徒也

疑獨註曹高得車而誇咤莊子引醫治痔為喻鄙之之甚也

碧虛註治愈下而得愈多是以抱道者遺榮貪利者忘辱也

鬳齋云痤亦癰類醫愈下而賞愈厚鄙其汙辱不足貴也

曹商以車自侈南華以道自尊車侈一時而遺臭無窮道尊萬世而流芳不歇人之趨向可不謹耶

魯哀公問顔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

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顚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内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内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郭註至人以民靜為安一為貞幹則遺跡萬世飾競於仁義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

飾畫則非任眞將令後世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横出也後世人君慕仲尼之遐軌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刑從之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姓汝哀公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效彼非所以養己正不可也此為後世慮明不謂當時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布而識之則非芻狗萬物商賈不齒况士君子乎要能施惠於事不得不齒以

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棰楚桎梏静而當則内外無刑不由明坦之塗謂之宵人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内金木訊於外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也

吕註易以貞為事之幹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唯忘心可以致一致一所以為貞幹為天下國家者倘不知此而徒欲任聖知以為治其獘必至於如所言也夫道法自然猶鵠之不日浴而白有聖知為之累則

是飾羽而畫也羽者天質自然畫者人為之巧猶從
事華辭以大為小名實淆亂事不出乎自然則皆強
為恐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然者不能忘心而受
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此所以為民也何足以上
民哉道之所以不可與人者以其中無主而不正也
則彼仲尼能宜汝與抑予自頤養與唯絕學而心養
者乃所以致一也徒欲以聖人為貞幹誤而可矣非
所以為正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則何

不忘知有商賈不與士齒古禮也以事齒之禮之變也神者不齒人之性也貴義而賤利禮實出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義者失其本心故也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與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無非邪也有為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皆過而已楊子云晝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宵即夜之謂為道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内外刑者猶為宵人耳唯真人寂然而為緣於不得已内外之刑安能累哉

疑獨註哀公知仲尼之粗故欲用以爲貞幹衆事之動歸乎眞猶衆枝之生附乎幹也顔闔謂使仲尼治國非唯不治適足以危國方且脩飾羽儀盛其文彩從事華辭則不務實以爲指則喪其本性有所欲恐而制之言其非眞以此視民而不知民之不信也使後世之治天下者見其迹則以心受之以神宰之而不能外形骸以順性命何足以爲民上哉且民與哀公各有性命之宜又豈必效汝與若欲效彼予非所

以養也欲以仲尼為貞幹以誤言之則可正言之則不可也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恐後世殉迹成弊不若任其自然布如泉布用有輕重施人而不忘此人布也天布則施者不見其物受者不知其恩人布則施而務報商賈猶不齒之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事與道殊也金與木害人四肢動與過害人五藏宵人即小人之暗昧者故不逃内外之刑始於陰陽之患不能反則金木及之唯真人乃能免此

碧虛註繪畫羽毛以為飾文曼華辭以為文刻意臨民故俗多偽受事以勞其心宰物以役其神已將自病何暇治民哉汝與順與並音黨與之與予從推與音彼指仲尼汝爾衆也言仲尼之德宜衆黨與推予養衆誤試用之未知可否離實學偽不若已之施政而欲民不忘其德非無心也雖負販之徒尚有不望報者况士君子乎有惠有報俗情所稱無惠無報神理所尚因惠責報刑害生焉外刑金木内刑動過顯

明幽暗俱不可逃是以作法者氷炭戰於内犯令者
斧鉞戮於外上下俱失其和何望乎平治哉
鬳齋云貞幹猶云賢輔貞固足以幹事也既畫彩色
又飾以羽毛言文藻之甚以支為指不知本也恐性
矯激臨民之上以示之自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
者心著乎此故神識以此為主宰何足以長民宜猶
益頤養也汝若以彼為賢而食之無益於汝誤汝則
有之不如其已民可以不治治之有心於治則難治

矣施政而不忘即有心於治譬商賈之人為士者不
屑與之齒因事偶相聚會其神亦不樂之彼有為之
人故有道者不屑與之俱也訊鞫問食猶日食之食
病之也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唯真人免此
哀公欲以仲尼為佐覬其國政有瘳是病而求醫
也求之切者望必重故問諸顏闔以卬其心闔遂
歷陳時賢之弊尚之無益徒使殉迹生姦民愈難
治仲尼時賢之著者借以立論飾以羽毛加之彩

晝喻從事浮華之辭支離而不究本源矯揉其性以示民而不知其不信已而生姦以應之也物至則以心受之心受物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民同耳何足以上民闔又反問彼仲尼果有益汝與汝能自熙養其民與誤應是悟汝當於此省悟可也如上所言皆使人離實學僞非所以示勸於世不若勿爲之愈夫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實由於爲士者有以啟之若此所以猶商賈之不可與

士齒雖一時以事齒之如社祭鄉飲之類其神亦不屑與之俱言其趨向不同賢不肖所以分也彼學偽之宵人宜其莫逃內外之刑矣宵人謂冥行而無知見雖處日猶長夜也動謂心一念始差過則見諸行事過形而不能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寇也眞人體純素而無為何內外刑之能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一

宋 褚伯秀 撰

## 雜篇列御寇第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

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但難知耳未為無迹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觀所由察所安捜之有塗亦可知也

吕註愿者少立故與益反長與不肖反順猥與達反達者質直而好義則非順猥也堅與縵緩與釬皆相

反者故察之不可以一塗也
疑獨註山川之險有形人心之險無形天之運行有期人心變動無期考之山川之險與天之變化難明未若人心之為甚也厚貌深情言其難測自貌愿而益至有緩而釬言人之情貌相反如此亦不能無迹但為難知耳莊子之九徵以迹觀心而知君子小人之所存也
碧虛註此言山川之險可覩人心之險難測有貌謹

嚴而情益儌者有貌長厚而情不肖者有貌順急而情疎遠者有貌堅確而情散緩者有貌徐緩而情急釬者其內外相反若此不可以一塗觀故君子用九徵之法忠者託遠而不變敬者宻邇而不慢能者任繁而不敗知者應變而不窮信者守約而不渝仁者臨財而不欺節者周危而不易則者酣飲而不亂清者涸處而不汙若不質之行事而以風鑑取人未足以盡君子小人之情實也

慮齋云有貌雖愿厚而實求益利者有内抱所長而外若不肖者有柔順𤢴急而反達理者有似堅剛而實緩弱者有若寬緩而實惼急者此言人之不可知若渴言其鋭進若熱言其退速以九徵驗人賢不肖見矣此段議論甚正借爲孔子之言則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天有寒暑晴雨之變可以度數測也地有山川澗谷之險可以梯航濟也人心方寸其變其險有不

可測不可測者何耶人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是為難知難見者然有所麗而形見焉鑑貌察辭亦可得其六七但彼文之以深厚則此不免乎徵試其心正者形於動作無非正其心邪者形於動作無非邪雖巧為矯飾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其要在上之人欲不踰矩平易近民則天下之心猶一心也天下之俗猶一家也何慮其難知何憂其難化哉自貌愿至若熱言其內

外相反自遠使之至雜之處試其所守之堅以九徵而得賢不肖之情固善矣然而已亦勞只不若當事物之來示之以虛而徐觀其眼目定動如見肺肝況又言而信之安可逃於衡鑑耶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

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而吡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郭註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有心為德非真德也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率心為德猶之可也役心於眉睫之間偽已甚

矣乃欲探討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若中無自好之情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失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嘗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困緣循仗物而行偃俠不能俯執困畏怯弱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怯而靜乃厚其身耳仁義者天下皆望其愛愛有不周故多責傀然大悟解肖釋散也隨者泯然與

化俱遭者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吕註正考父至孰恊唐許言器度大小有如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毁則為賊矣德有心而心有眼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大於是内視則所謂賊也五官之動迷而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為首謂德有心有心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有以自好而吡其所不為也八者俱過人則自裕故以是窮三者不若人則自强故通達孟子論孤臣孽子操心慮患義同和慧外通

則物至勇動多怨仁義多責此明世俗之所美者非美所惡者非惡要在强行者有志以遺其形而已人能於生而達之則所謂天而生者無以知為也傀然而已於知而達之者知吾之所知出於無知而未能無知肖之而已命者造物所為吾與造物為人故達大命者隨之而不去知窮達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命者遭之而不辭也

疑獨註一命士二命大夫三命卿也傴僂至循牆皆

言退讓之威儀命愈增而讓愈加也不軌謂侮之呂
踞直腰貌車上僻輕浮之甚呼諸父以名傲慢之極
堯許以天下讓而彼不能故曰軌協唐許此言君子
受命而愈恭小人受命愈不遜德有心下德也上德
則無心心有眼動心也静心則無眼德有心則賊道
心有眼則賊德道德喪則人偽生偽生則内視思慮
營營敗其真性矣凶德謂眼耳鼻舌心心為中德動
則四者隨之中有以自好人不為己之所好則訾毀

之此心之賊也八者俱過人不免為人役所以窮三者不若人然得保其身所以達人有八極三必如形有六府自然之理也知慧外通則傷其內勇動多忤則人怨之仁義則人望其愛而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傀者人之不能同於神也達命之情則同於神矣達於知者肖肖者其小道大故似不肖達大命者忘死生而無累樂天者也達小命者貧富壽夭遭則受之安之者也

碧虛註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有心謂憎愛是非有眼謂馳逐景物內視謂明察分別去取也凶德謂眼耳鼻舌心心主於中自好自是而訾其不同己者是謂內視內視而敗矣凡勝物之極者久必窮困畏不若人久必達此乘除之理知慧而務外勇動以招怨仁義所不周皆用失其宜非所以全身也故達生之情者大悟無係達於知者肖似愚拙達大命者隨順生死達小命者遇則安之何

窮通之能累哉

膚齋云德有心數句於學人分上最爲親切禪家謂之滲漏心又曰第二念爲德而知其爲德則是有心有心中又有思前筭後之意是又開一眼以此有眼之心而内視則千差萬别不復知有渾然者矣凶德指心耳眼鼻口有以自好言已有能而訾人所不能此心不可以學道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亦此意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三必言慊然不足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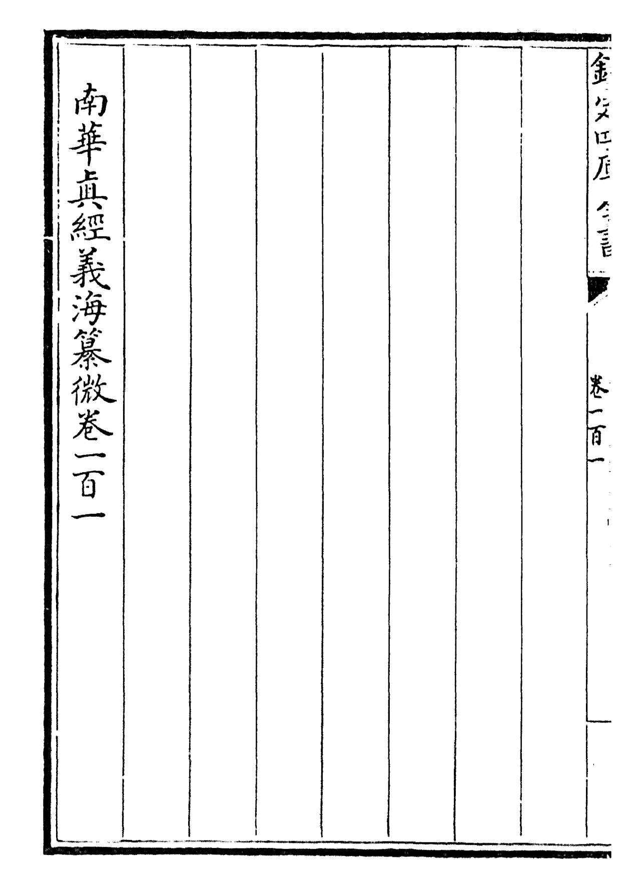
時而達緣循柔順偃仰隨起倒貌形有六府言人身中有此六箇緼蓄之地知慧勇敢仁義達生達知達命是也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聽之而無容心矣所言六府後以命字紬繹為兩句結之此文法也

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此段猶是哀公與顔闔問答曼衍餘意蓋謂聖賢處世不以窮達累其心三命而循牆以達為懼也三命而名諸父以

達而驕也皆不免寵辱驚心安足以恊唐堯許由之高致哉堯之黄屋非心由之不肯越爼出處雖殊其心一也故用以結前章之義後又論世俗自好之弊而不知窮達之由命也爲德而有心則分别生而患不廣矣又役心而有見則知慮煩而内不静矣患不廣則害德内不静則害心故爲賊之大内視忖度其所欲爲經營布置如在目前規擬其必成而敗亡繼之矣釋氏說五種眼唯天眼肉

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顯成德之效此心眼戒敗德之原不戒乎敗曷臻乎成二家之論相為表裏凶德有五視聽言貌思之不由乎正者心主中而為首因有以自好謂人莫我及而訾毁之此敗德之始加以四凶從之何惡弗為哉人能自中德而反之復猶未遠轉凶為吉在人力行耳八極三必亦奇正相生循環之理猶人身府藏應陰陽之盈虚消長而不自知也知慧所以養德而

用於外通於事則勇動而多怨仁義所以廣惠而博濟為難故不周而招逹生者傀然恬觧逹知者消然忘知大命隨而任之小命安於所遇賢人君子所以窮逹皆樂而世患莫及者以此　子順與子字難釋疑當是汝肖音消義同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一百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二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列御寇第四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

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虀粉矣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郭註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若挾奇說乘天衢以攖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

所以直道而行也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髑髏聞生而矉蹙死生情異各自當也

呂註世之冒險探嘗以儌寵名幸而不痞者皆探珠之類也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之彼用以驕稱人不亦謬乎莊子入於不死不生嘗以死為南面樂則太廟犧牲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蹈利故其制行如此

疑獨註緯蕭易食業之至賤一旦子沒淵得千金之

珠必遭驪龍之睡也使驪龍而寤子之身安有哉今子得宋王之車何以異此又引太廟犧牲答聘使不以利祿累其生也

碧虛註業緯蕭而獲珠何異不田而鶉生幸遭其睡亦險矣夫誇十乘而忘虀粉之禍却聘使而慕孤犢之生其賢愚之操可見矣

鬳齋云驕穉者驕矜而孩視人緯蕭織蘆為箔得珠遇龍睡喻人之取富貴皆危道也使其君覺悟禍必

不輕奚微之有殘食無餘也太廟犧牲一段與龜曳尾於塗中意同

緯蕭一本作葦蕭言採薪以給食碧虛本從之其子沒淵泅戲得珠非所望也故亦不識為奇而驪龍之睡寤曽弗介意父欲取石鍛試則有心矣且謂驪龍若寤將有粉身之禍幸一生於萬死淵其可復入哉此喻奪人所欲者禍必重縱瞰彼無心而得之僥倖不可再也奚微之有或疑微下逸軀

字理蓋不然此四字正是奇筆庸齋說爲當犧牛之喻明不待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

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郭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不若任萬物之自平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必不合矣夫役其所見受役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
呂註得天地萬物之所一而同焉以爲體則其生也

偹物以將形其死也以之為齋送非虚言也彼悲烏鳶螻蟻之食則不免予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予奪於以平之則平之至於以徵之則徵之至苟有心則不無取舍失其常心是為至不徵至不平也欲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欲以徵之則其徵也不徵猶之水也莫動則平大匠取法唯其平也故以平之則平唯其徵也故以徵之則徵凡今知所以予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為神也明者唯為之使而神則徵

之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恃其所見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

疑獨註先王制爲葬禮棺槨衣衾以掩其形以盡人子之心而已非不知其神䰟歸天精魄反土形如蟬蛻遺化異物也爲人子者有所不忍先王因人心所有而節文之莊子非不知古人制禮之意而自處如此者蓋當時禮文過侈務厚葬以相勝不獨盡其心

而已故高言以矯之欲其反本復朴也以天地為棺

槨亦有以見其已至於命則凡在命之下有形有象

者皆為已所役故萬物備於我而無求也至人之處

已者如此若夫處人則有先王之禮在且形骸之委

於地上與地下皆不免為物所食奪彼予此不免於

偏聖人存神不存形者以此夫平平者不平徵徵者

不徵以不平平天下則天下自平非有心於平之也

以不徵徵天下則天下自徵非有心於徵之也天下

有平則有不平平出於不平則無不平矣萬物有徵則有不徵徵出於不徵則無不徵矣唯平與徵神者主之則明者為之役神者天道明者人道故明不勝神也世之愚者恃其所見由明以入於人而滅其天用功於外而不知有內可不悲哉

碧虛註璧玉珠璣富者用以飾棺今以日月星辰為之豈不備耶任烏鳶螻蟻為兩平奪彼予此為不平以偏見平萬物萬物何由而平以偏見應羣動羣動

何由而應分别為明明者受役神則㝠漠虛通物無不應分别有盡㝠漠無窮是謂明不勝神也而世之愚者恃已所見探彼隱情奪為我有用功於外而不知反至人所以興歎也

鬳齋云此章譏當時厚葬之弊奪烏鳶而予螻蟻見之偏也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之則其平者亦不平矣物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本莫之為而以為或之使

是以無心爲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而已明不勝神言有心不能勝無爲而愚者恃其私見入於人爲求功於外可悲也夫

古者因山爲墳不封不樹上無通臭下不及泉務藏形而已則棺衾之朴素葬具之簡約可知後世習尚浮侈璧玉珠璣生前受用已爲過矣用之以飾棺則明器之繁夥塋隧之雄廣固不待言蓋由據尊恃貴厚享於前則送終之禮勢不容薄歷觀

古之侈葬如虎丘驪山者自以為固可千萬年終不免為大盜積耳今南華弟子欲厚葬其師是亦人心所當盡然猶蹈俗習故慨謂吾以天地為棺槨達哉斯言古所未道楊王孫裸葬之説劉伯倫荷鍤之意皆自此發夫既委形於地則烏鳶螻蟻何以自免曰吾之生也葢本於無而外蒸蚤蝨内變蟯蚘皆因我而有及其死也猶蜩甲蛇蜕委之而往神則無不之也又何烏鳶螻蟻之足慮哉明

謂形之可見者必藉形不可見者主之欲動而動欲止而止其中有信即此所謂徵也不平者形形有貧富壽夭之殊神之在人則一以神觀物無有不平以形觀物則不平矣徵者扣之而應感之則通若以不信視物物亦不信之矣形本無徵取徵於神以外求徵於內內重而外輕也若以內求徵於外則其徵也不徵其徵也不徵則其平也不平矣明者為使動用有限神者徵之靜體無極故曰

明不勝人也真人立是論非唯矯時俗厚葬之弊抑使後世學者所重在內而不在外所養在神而不在形乎徵之由己出神明之暫相須也信能造此則與天地為一日星參光棺槨而珠璧之非過論也

南華冲虛二真人應期弘教躋世清寧遺訓流芳千古蒙惠二經旨趣互相發揮蓋不可以優劣論然本經首載列子御風猶有所待而後篇引用不一或議

以漆園之才縱横馳騁自出瓌奇何不可者而乃必蹈冲虛之轍耶愚嘗考其所以云凡有德者必有言言所以述行也行同而言異者無之造極立談古今一致直言曲喻正說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道前賢之善舉其全章以寓已意者十有六其冥海章列文甚略莊子特詳耳故每章歸結則時見出藍之青精彩倍越莊子得列文而愈富列文賴莊子而愈彰前謂御風有待猶以跡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心

契編末又以御寇名篇明所舉之不隱歸趣之合轍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幾疑為郭氏刪易之始乎饋漿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戶外屨滿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交爭憤死化為楸柏適自然之刑而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於屠龍甘舐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舐痔皆所以驚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貞幹

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九徵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殞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儻能因其有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為孤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烏鳶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予奪之或偏體神用明顯平徵之不謬此其所以離

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一百三

宋　褚伯秀　撰

## 雜篇天下第一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

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淳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

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
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其數散於天下
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
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
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
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
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
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

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郭註為以其有為則真為也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各歸根抱一而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凡天神至聖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參稽之數民理既然聖賢不逆古

之人即向之四名本數明故未不離無乎不在所以
爲備數度可明者雖多已跡外也能明其迹耳豈所
以迹哉六經散於天下皆道聖賢之迹尚復不能常
稱用其迹而無統天下不免於亂故明聖賢之迹又
未易也百家穿鑿各信偏見而不能都舉聖人統百
姓之大情因爲之制百姓寄情於所統而忘其好惡
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
典法國異政家殊俗所長不同不得常用未足備任

各用其一曲故析判萬物之理闇鬱聖王之道全人難遇故也古人之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流弊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之情喪矣

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為為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曰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何由降出神降則聖之所生明出則王之所成一者神明之主

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體大同所從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者所宗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真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爲聖也及其見於仁義禮樂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爲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以法爲分而不可犯以名爲表而不可亂以操爲驗而不可欺以稽爲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者位

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而已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無不備者故能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末度而不失其道不為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大體如此而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能度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其法國史記其迹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道志至春秋以導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

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學者得見其全不爲奇方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爲其所欲爲道爲天下裂矣

疑獨註道術無乎不在方術則有在矣言道之體無不在道之用未嘗或在或謂之神謂之明或謂之聖謂之王或降或出或生或成是果有在乎夫神者明之藏明者神之顯聖者王之始王者聖之終圓融和會使之無間猶四時之氣不同所以成歲功則一曰天曰神曰至曰聖君子百官其本末精粗雖不同皆不離乎一而已出而有別者宗生而不粗者精真者精誠之至合天德而通乎道謂之聖人四者非同非

異出入殊途聖人出而為君子則道德散而為仁義
禮樂又散而為法名操稽以備百官之用又君子之
緒餘也聖人散道以致用故有法散同以立異故有
分百官述法而不及道言分而不及用名者實之賓
表者裏之外百官充名而不盡實充表而不及裏所
操者行而有驗乎外所稽者知而決出乎果其數一
二三四即名法守具也器有小大識有遠近故百官
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所以養民也化之

而蓄息居之而富藏老弱孤寡有以給神明天地有以配然後育萬物使之順性和天下使之時應而其澤流於百姓也本數言其精末度言其粗明而有係此道所以備而無乎不在也其徵而在性命者可傳以心法所不能傳可有諸己史所不能有明而在數度詩書者法史搢紳能明之六經各有所道同歸於治而已夫老莊之槌蹉仁義欲矯枉以歸直也矯之太過又歸於枉至此獨以聖人六經為言所以矯向

之過枉者耳六經判而百家各是其所是道術所以不明時稱道於口不能以心體之致聖賢闇而不明道德二而不一各為其所欲為私察以為知私好以為仁所以寡能倫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其於內聖外王之道必不合矣

碧虛註天下方術各成一家以求有用於世道惡乎在哉言醇英已去糟粕徒存也然神降明出由於有道聖生王成非有二途以窈冥為宗天人也精粹而

無雜神人也守真而不偽至人也若乃宗自然之理本不德之功行虛通之途逃神妙之機斯乃治世聖人居域中之大統上三名者也次論君子百官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薰然慈和惠及萬物立法以定職分授名以表性行觀操以驗才能稽考以決黜陟皆有術數存焉道不足則用法法不足則用術術不足則用權權不足則用勢勢不足則反權權反術術反法法反道道則無為而自化也術者人君之密用羣下

不可妄窺勢者制物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為君有術而臣得窺非術之奥者君有勢而臣得為非勢之重者要在先正名分不相侵奪然後術可施而勢可專也百官以事相齒亦不出乎一二三四之序法名操稽之目用以教養萬民使無失業而已太古之時無法而自備非設法以備之也配神明則鬼無靈響醇天地則四時常若育萬物則年穀常豐和天下則人無天惡所以仁及草木信及豚魚者由乎明本數係

末度也主無為而尊本數也天道也分守也臣有為而累末度也地道也原省也本末之分在審之而已此道六通四闢而無礙凡天地秋毫神靈形器推移轉徙無有入於其間也其在陰陽律歷詩書禮樂者其數散於天下百家之學時稱道之及其朴散時澆世道交喪察察以自好不能相通為用故聖王之道不明而人各為其所欲為往而不反日遠乎道矣道術為天下裂學者之不幸也

鬳齋云莊子於末篇論古今之學猶孟子末篇聞知見知自篇首至將為天下裂是箇冐頭總序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中鄒魯之學乃述於總序則知此老亦以其所著書多矯激之言未嘗不知聖門之學為正人皆以其學為不可加言人人自是古之道術與仁術心術字同惡乎在即無乎不在有時中之意言學雖不同而道無不在也神降明出何由而見聖生王成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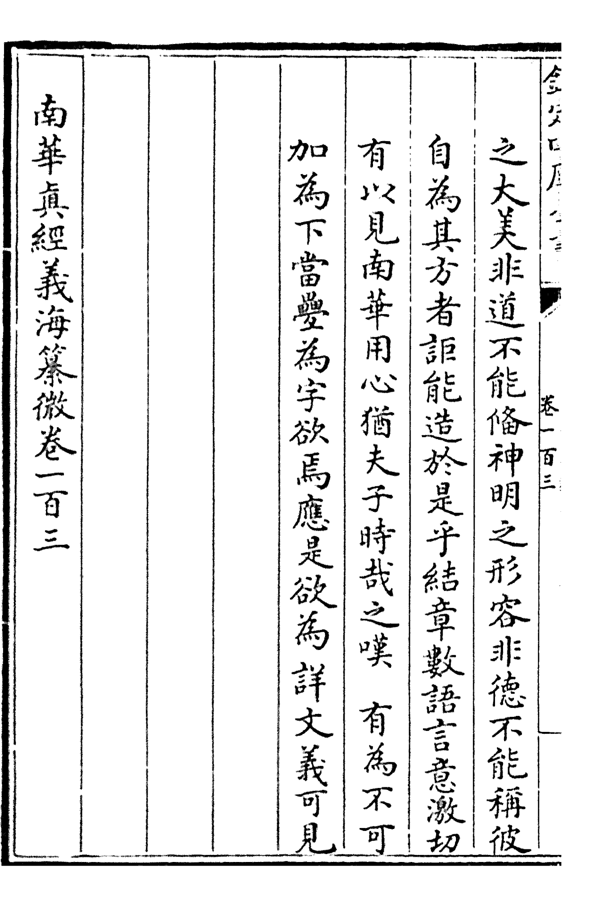
造化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作文如此以天為宗至以道為門皆無為自然之意兆於變化則原於一薰然慈仁以氣象言法有區别名有操凖其所驗決亦各有據一二三四言其纖悉明備以衣食為主教民務耕桑以老弱孤寡為意發政施仁之本配神明四句言功用之大本末即精粗六通四闢無施不可也次序六經之學分明是説孔子及散為百家衆技天下多得其一端而察然以自夸猶耳目之不

能相通於天地神明有所不備矣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不明人各以其所欲為方術迷而不反道術將為天下裂一句結得甚力

此篇首論當時學者各徇已能以有所施用為不可加而不知無為自然之妙理所以遠乎道然則古之道術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後人自為其方有以間之國異家殊而流為方術矣夫道術者所以配神明而行治政厚風教而通物情使民由之

不知歸於自化上古聖君所以端拱無為而視天民之皁也其神明之所降出則由事感而應雖為非為聖生王成斯又神明施化之效自不離於宗至謂之聖人所以成乎天則聖者之事而神至在其中自以仁為恩至謂之君子所以成乎人則王者之事由道而見於治故以內外言之次叙法數度詩書禮樂皆先王致治之具得其人而後行者也道可配神明則可醇天地德可育萬物則能和

天下本數即所謂一自一以往皆末也聖之所生以一為本王之所成因貳以濟本末相須而治道備矣古者聖王之為治也咨其憂民也深非唯求理於一時直欲為法於萬世自道志至名分皆聖人致治之迹也施之天下而效有淺深見之事為而政有治亂者為聖賢之指不明道德之歸不一學者徒貴已陳之芻狗治莫致而妖異興焉各得一端而自以為大全無異指蹄涔為東海也天地



之大美非道不能脩神明之形容非德不能稱彼自為其方者詎能造於是乎結章數語言意激切有以見南華用心猶夫子時哉之嘆　有為不可加為下當疊為字欲焉應是欲為　詳文義可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四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天下第二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悦之為之太過已之太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

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毁古之禮樂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

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

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郭註勤儉則瘁故不暉然財有餘故急有備太過太循不復度衆所能也物不足則鬬令百姓勤儉有餘

故以鬬爲非不怒但自刻旣自以爲是欲令萬物皆同已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毁古禮樂嫌其侈靡物皆以任力稱情爲愛令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太過雖欲饒天下非所以爲愛也獨成墨子道而非道德不類萬物之情其道瞉而無潤使人憂悲難行不可爲聖人之道聖道使民各得性之所樂則天下無難矣故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而未覩其性之

適謂自苦為盡理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於墨之中又相與别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皆願為之主以係其業意不在侈靡而偝世急所以為是為之太過則非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為治之下為其真好故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世無其輩枯槁不舍所以為真好才士而已非有德者也

呂註先王之治至於聲名文物之大備則不侈於後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非其常然也以繩墨自矯所以脩世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夫道所以體常而盡變墨子特見其脩世之急遂以為常所謂得一而察焉自好非可與人同也自作為非樂至博不異皆為之太過已之太循者也先聖禮樂有節喪葬有儀今乃生不歌死不服不同先王毁古禮樂其儉薄如此非特不愛人亦不愛已矣墨子本以汎愛兼利為心而不察人之不堪甘其苦而為之以約失之者

鮮則未敗墨子道也哀樂人所不免先聖為之節文墨子使之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人情乎生勤死儉使人憂悲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而墨子為之大過不可謂聖人之道已雖能任柰天下不堪何其去王道遠矣昔禹遭洪水其勞至於此所謂備世之急者墨子以為常然則非也夫勤勞備世之急則是為之太過天下不堪其行即非將使後世學者自苦以相進而已勤儉固難為而墨子優為之真天下之好

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

疑獨註大道既喪諸子繼出有若墨翟滑釐者有若宋鈃尹文者其終若惠施之徒相辯以數千言莊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墨教勤苦儉薄以逸樂侈靡為非故使數度不暉而以繩墨自矯足以備世之急而財用有餘故墨翟之徒聞風而悅終為之則太過終已之又太循生不歌故為非樂以節用為道故死無服其道使人各足而非鬭自刻故不怒好學而使物同

已故愽不異生勤死薄毁古禮樂不與先王同也自黄帝有咸池至周公作武明其生不歌之非自古之喪禮至士再重明其死無服之非未敗言其終於敗也使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類乎言獨誰成壘而違萬物之情變也其道大觳使人難爲其去先王也遠矣盖先王與民同患其道本諸人情非期於難行欲使天下皆如己也昔禹湮洪水決江河親操槖耜沐雨櫛風其勞形天下也如此後世效之以自苦爲

極夫禹之道非墨也流習之弊則有所謂墨相里勤
至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分別同學而異趨
也以辯相訾以辭相應以最能辯者爲聖人願爲之
尸冀傳業也墨子之勤儉備患則是過於自苦則非
言亂則居其上論治則居其下直天下之好求其比
類不可得墨子才近禹而道遠於禹所以不能無弊
止於一墨而已
碧虛註墨氏之教不侈靡不暉耀勤儉厲已捄世之

急但儉嗇太過已能循而衆難遵非樂節用生憂死薄可謂大拂人情然而汎愛近仁兼利近義非鬬近禮不怒近知又好學而廣尚同則亦異乎流俗也其與先王不合者毁古禮樂為特甚自咸池至作武及棺槨之重數皆古禮樂也墨子則生不歌況絲竹乎死無服況珠玉乎以此自行固不情以此教人亦太忍終不免倍譎無倫之弊人之歌哭笑樂發乎本情令一切非而去之與世情不類矣枯槁無潤使人憂

悲衆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任既不合天下之情去王道遠矣墨子宗禹勤儉故稱其治水之功九滌天下之川謂九州之川滌除無壅腓無胈至置萬國皆載其粗迹末造妙本而後世效之以自苦為極至有割肌膚斷肢節以儌福者此又學墨之弊也相里勤之徒未敗墨子道者也以辯博論大者為師遂至清談好勝之弊以勤儉備急則是以憂苦教人則非後世效之亂之上也治何望焉然而好學勤篤無對於天

下强學立志教侔仲尼亦才士之美者也但所行失

道德之正耳

慮齋云不教後世以侈故不飾麗萬物不以禮樂度

數爲暉華拘束其身以矯世欲天下之用有餘主於

儉以足用言世人以衣食不足故致爭亂也後之學

墨者遂抑遏太甚非樂節用墨子篇名以鬬争爲非

不以怒爲道博不異者廣其說而上同教人愛已兩

失其道不近人情故曰不類大觳猶大朴其行難爲

也逆天下之心而墨子猶安之既不合人心非可以王天下墨子稱道至形勞天下也如此述禹之功績九讀同鳩鳩而雜治之竒偶本異而曰不忤此強辯之辭巨子墨學之大成者求之不得言無復有斯人雖極其枯槁而為之不止可謂豪傑之士矣

不侈靡於萬物不暉耀於禮儀勤謹節儉以備世人之急此禹行之見於世者墨翟滑釐聞風而悦遂至為之太過而勤苦難行體之太循而枯槁無

類作爲非樂節用以教天下生不歌死不服即非樂節用之見於行者也汎愛所以兼利非鬬所以不怒亦不失爲賢厚也好學務博覬人同已則心猶好勝未能克去其私至於毁古之禮樂則非獨悖乎聖典亦拂天下哀樂之情强民以難從人已俱不愛矣由是知墨子之道終於敗不可行於天下後世也當歌不歌當哭不哭其於人情不類矣生勤死薄苦觳憂悲逆物情而人不堪其去王道

遠矣墨子又稱夫大禹治水之功勤勞若此使後世學墨者必以自苦為極而欲力扶其教殊不知禹當洪水之變父殛而功不成是又變中之變遂刻苦捐軀嗣成厥績非可以為常也以處變之迹施之於常無異病已而鍼灸徒增瘡痛不知孰甚焉相里勤之徒又稱別墨爭相訾辨推其業成者為聖人巨子猶儒家云碩儒皆願繼其後至今不決此自是一段言當時墨學之中又有分別墨翟

禽滑釐再續前話其爲人之意則是教人自苦則非致亂則居首致治則下術也然而墨子真性所好天下莫及卒以立教於當時固非聖人之道亦可謂才士也夫昔孟子闢楊墨以爲非聖人之道峻辭而力拒之若不共戴天者有以見衛道之功南華又詳述墨氏之行事與其源流中言其疵弊而不廢其所長可謂公論而存恕議不及楊氏意在其中矣墨學大禹楊學老聃皆出聖人之門學

有所偏耳猶師商同學於夫子有過有不及此楊

墨之芽蘖也故學不可不謹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胹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

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註忮逆也畢足而止不望有餘華山上下均平以表其行別宥萬物不欲令相犯錯強以其道胹令合

調令和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爲物主見侮不辱以活民爲急救鬬寢兵所謂胹調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胹調之理然也見厭强見所謂不辱不因其自化而强慰之則其功太重請置五升之飯明自爲太少也宋鈃尹文稱天下爲先生自稱弟子日夜不休以爲民謂民亦當報已圖傲乎揮斥髙大之貌不爲苛察務寛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所以爲救世之士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

經虛涉曠也

呂註不為俗所累不求飾於物推誠以及人在醜而不爭願人安養而不求餘其心有不然則以為垢而洗之是以此白心也夫物之紛爭由於交侵而苛急別而宥之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心之為物無所不容則宜無所爭也二子語其容而行之以胹合歡以調海内是謂心之行欲置之為主推而宗之自見侮不辱至强聒不舍此所謂調胹之道古之道

術雖有在於是然為人太多為已太少此二子所以不合於是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必不至於圖傲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我必得活不以飢死為憂其行適至是而止過此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聞道也

疑獨註若夫與世俗脫而無累於物任而不飾於人安而不苟於衆順而不忮願天下安寧畢足而止宋尹二人其道小異於墨故繼之墨翟之後言其流風

末世尚有如此者故聞風而悦之華山之冠宋尹以此表其行接萬物以别宥大小為始聖人之道則物我同體而無所别大小同區而無所宥所容以其迹所行非其心二子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其意願天下之安故以胹合歡以調海内請欲置之為主與皆願為之尸意同自見侮不辱至强聒不舍皆自任之過上説其君下教其民有以見為人太多見侮不辱至於置五升之飯而足見其自為太少圖傲放大

而以救世為事也夫能仁而不能變不足以立義二子於仁為過而於義不及君子不為苛察言必自出其力茍為無益於天下而察之不如其已言必欲救世也外以寢兵戰内以寡情欲其精粗大小雖不同所行至是而止耳

碧虛註無情故不累朴素故不飾直道故不茍因任故不忮願天下安活而不過養明白此心如是而已

華山之冠以表心之堅正治如頂之均平以區別賢

愚寛宥典法爲治本而言行不齵也法寛和則合民心宇内稱美樂推以爲君矣恐辱止鬬使民不爭寢兵守慈民尚雌静以此説天下使民必從而願其安活是爲人太多也勤儉自苦請日置五升之飯猶推予先生寧已恐飢不忘天下是自爲太少也我必得活哉言我思救人天必活我圖傲乎言不圖傲也豈圖夸傲爲救世虚名而已不爲苛察務克已也不以身假物力行以率物凡無益於天下者不爲之外以

不爭和調物情內以寡欲節抑己性事有精粗不同但去其非理者而為之斯治道之極也

膚齋云飾猶自奉忮咈人情別宥猶在宥隨分自處為別寛閒自安為宥容謂體行謂用以和胹為合人之歡以調一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也强聒不舍人厭聽而誇說不已日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猶不得飽弟子可知恐飢自苦日夜不休豈為久活之道蓋欲以此矯夫託名救世而自利之人圖傲

謀矯之也猶豫讓曰吾爲此至難所以愧天下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是也其說又曰不爲苛察無爾我之辨事皆自爲而不借人力以爲助於天下無益之事明知其可爲不如己之學之其大意欲人外無攻戰之爭内無情欲之汨至此而止耳

不累不飾則心虚而守素不苟不忮則務誠而和樂以此化俗接物普願安全既身不過享則不妄求多積自貽患害是爲長安寧之道以此立教於

天下明白本心而無隱情宋尹聞風而悅繼行其道華山之冠以表行之方正均平其接物以别善類宥愚蒙爲本則必不趨乎惡亦足以厚風俗興教化但行之有斃不若聖治之大全而可久也心之容猶云手容足容言其動止氣象心之行言其注措設施大槩以本心之善見諸行事和調海内不鬬不怒普安足養而止此語有惠而不知爲政之意寓其中欲置以爲主願遵承其教也耐辱救

鬬寢兵止戰皆守柔不爭之義强聒强見必欲人聽從其說請置五升之飯見其自為太少寧已飢而不忘天下見其為人太多日夜不休至於罷極而嘆曰我必得活哉言我勞苦以救人造物必能活我也今世之苦行頭陀道者勤儉於已而周恤為人頗似之但不學無聞其弊及遠矣圖傲乎一句頗難釋諸觧唯郭註近之此乃南華歎息之辭圖傲猶謀踈也言其務廣不切事情二子欲以一

已之力濟天下之衆而不度其難行也不務苛察是謂善宥不借物以榮身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是謂善别也外行則禁攻寢兵使人各足而無爭内行則寡淺情欲律已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大小精粗要其所行至於是而極言其不能躋聖人堂奥所以止於墨學而已此段論當時墨家之弊其間語有主賓宜審詳之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一百四